



• 骆驼丛书

LUOTUO CONGSHU

耕堂序跋

孙犁·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耕堂序跋

孙

犁

著

## 耕 堂 序 跋

孙 梁 著

责任编辑：朱正 谢大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3

字数：108000 印数：1—1870

ISBN7—217—00414—4

1·170 定价：1.90元

新书目：28 -54



孫犁

# 新年雜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年

孫利平

新的一面又到了。不免回顧一下，是做了

哪些工作，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吸取。

去年也是一些補充。其中教訓記了

，但又忘了一半。這又不言而喻了。

之二：被反派了一次後悔和感想。這裏之

一，則是已評論在上面，不再重複。孫說，兩

次書面評論

友親朋故旧

的書面評論；如其之評論，則發自作品

作者手迹

## 序的教训(代序)

多言多败，文章写多了，是非也必多。近有老友，多年未通音问，忽先来二信，联络情谊，然后寄来诗稿，要求作序。我向重感情，尤其是老年战友，凡以此事相求者，无不立即应承。诗稿未能通读，无可多谈者，乃就旧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几句话。对诗作虽无过多表扬，然亦无过多贬抑。稿末照例附言：如不能用，切勿勉强。随即寄回，请他定夺。序文不久又为一期刊拿去，亦曾写信通知。不意此老友在外云游两个月，方才回到家中，见到序文，先拍来一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来一封长信，略谓：如将此序用在书上，或在任何期刊发表，将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我除即刻致信刊物，追回稿件外，仍以老友资格，去信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和安慰。他接信后，再次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把序文撤下，以免影响诗集出版云云，看来如果稿子追不回来，还要有更多的纠缠和麻烦。

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我的热意全消了。电报在我手里拿了很久，若有所悟，亦有所感：

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

当然，我们有过一个传统的观念：一部作品，或题名于奖榜之上，或列目于报告之中，或由专家题字，或得权威写评，都可以身价顿增，龙门得跃。但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那样大的法力。说好，出版者未必就赏以青睐；说不好，出版者未必就待以冷遇。况文章诗词，究非商品，即是商品，亦如欧阳修所说，市有定价，不以人言口舌定贵贱。出版社收稿，当以稿件质量为标准，读者买书，当以书籍水平为权衡，岂能单凭别人的话，以定取舍？

序者，引也。评论作品，多说好话，固是一路；然此亦甚难，如胡乱吹捧，虽讨好于作者，对广大读者实为欺骗。我所作序，多避实就虚，或谈些感想，或忆些旧事，于作品内容缺少介绍，对作者，读者，虽亦助兴导游之一途，然究非序之正体。正体之序，应提举纲要，论列篇章。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佣。

我为人愚执，好直感实言，虽吃过好多苦头，十年动乱中，且因此几至于死，然终不知悔。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诙谐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

当然，这是就我这一方面说。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在该序文的最后，我曾写道：

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今天看来，我这些话说的有些太自信了，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回想过去写了那么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不过海量宽些，隐忍未发罢了。

因此，现在声明一下：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愿远近友好，诗人作家，一体垂鉴。

孙犁

1982年6月16日上午

# 目 录

文集自序	( 1 )
《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	( 8 )
《文艺学习》油印本后记	( 12 )
《写作入门》后记	( 15 )
《文艺学习》前记	( 17 )
《文艺学习》校正后记	( 22 )
《文艺学习》新版题记	( 27 )
《翻身十三唱》录者小记并后记	( 31 )
《少年鲁迅读本》再版小记	( 33 )
《农村速写》后记	( 34 )
《白洋淀纪事》再版附记	( 36 )
《白洋淀纪事》重版后记	( 37 )
《津门小集》后记	( 38 )
旧篇新缀序	( 40 )

《琴和箫》后记	(41)
《二月通讯》后记	(43)
《三烈士事略》后记	(45)
《文学短论》新版后记	(47)
《文学短论》增订本后记	(50)
《白洋淀之曲》后记	(51)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53)
《善闇室纪年》序	(56)
近作散文的后记	(59)
《左批评右创作论》附记	(62)
《耕堂书衣文录》序	(63)
《耕堂书衣文录》跋尾	(64)
《书衣文录·拾补》小引	(65)
《书衣文录》再跋	(66)
幸存的信件序	(67)
《耕堂杂录》后记	(70)
《猴戏》跋	(72)
幻华室藏书记序	(73)
《蝗虫篇》附记	(75)
《秀露集》后记	(76)
《生辰自述》跋	(79)
书淮舟所拟文集目录后	(80)
同口旧事	(81)
——《琴和箫》代序	(82)

《澹定集》后记	(94)
旧抄新识小引	(96)
《尺泽集》后记	(98)
《青春遗响》序	(100)
《孙犁散文选》序	(105)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跋	(107)
《远道集》后记	(108)
《陋巷集》后记	(111)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附记	(113)
《乡里旧闻·老焕叔》附记	(116)
介绍《卫生组长》	(118)
介绍《夫妻识字》	(119)
《平原杂志》第一期编辑后记	(120)
《平原杂志》第二期编辑后记	(122)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辑后记	(128)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131)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134)
方纪散文集序	(137)
阿凤散文集序	(142)
克明《荷灯记》序	(146)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150)
《刘绍棠小说选》序	(154)
《从维熙小说选》序	(158)

吴泰昌《艺文轶话》序	(163)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167)
曼晴诗选序	(170)
读作品记(四)	
——《宗璞小说散文选》代序	(173)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178)
张志民小说选序	(183)
王昌定《绿叶集》序	(183)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189)
贾平凹散文集序	(193)
我喜爱的一篇散文	
——赵大年《配眼镜遭遇记》代序	(197)
散文的虚与实	
——张秋实散文集代序	(200)
致广州万振环	
——《喋血东江》代序	(205)
编后记	谢太光(207)

## 文集<sup>\*</sup>自序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

---

\* 《孙犁文集》(七卷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

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象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衙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

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象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

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